

金色年代

《新不了情》導演

潘壘 著

金色年代

潘壘 著

潘壘全集9 PG1262

新銳文創
INDEPENDENT & UNIQUE

金色年代

作者	潘 壘
責任編輯	廖耘甄
圖文排版	周好靜
封面設計	蔡瑋筠

出版策劃	新銳文創
製作發行	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 電話：+886-2-2796-3638 傳真：+886-2-2796-1377 服務信箱：service@showwe.com.tw http://www.showwe.com.tw
郵政劃撥	19563868 戶名：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展售門市	國家書店【松江門市】 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：+886-2-2518-0207 傳真：+886-2-2518-0778
網路訂購	秀威網路書店： http://www.bodbooks.com.tw 國家網路書店： http://www.govbooks.com.tw
法律顧問	毛國樑 律師
圖書經銷	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880號14樓 電話：+886-2-8227-5988 傳真：+886-2-8227-5989

出版日期	2015年2月 BOD一版
定 價	330元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（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更換）
Copyright © 2015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

Printed in Taiwan

目次

總序 無擾為靜，單純最美／宋政坤

3

金色年代

9

後記

255

金色年代

潘壘
著

總序

無擾為靜，單純最美

宋政坤

記得三十年前大二那年暑假，我一個人待在陽明山，窩在學校附近的宿舍裏——避暑、看書、打球，日子過得好不愜意。那時候我瘋狂的迷上讀小說，其中最喜歡且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潘壘寫的《魔鬼樹——孽子三部曲》、《靜靜的紅河》（以上皆聯經出版）。那年暑假我糾結在潘壘筆下小說人物的內心世界裏，山與海彷彿都充滿著熱與火，劇情結構好像電影，有鏡頭、有風景，愛恨糾纏，直叫人熱血澎湃。那是我年輕時代裏最美的一個暑假，此後就再也沒有過。總覺得那年暑假帶走我少年時最後一個夏季！那段山上讀書無憂無慮的日子，在我記憶裏總是如此深刻。

之後幾年，我一直很納悶，像潘壘這樣一位優秀的小說家，怎麼會突然就銷聲匿跡似的，再也不見蹤影？難道他已經江郎才盡？或者他早已「棄文從影」？又或者他是重返故鄉，至此消逝於天涯？我抱持這樣的疑惑，直到真正遇見他本人。

那是十年前（二〇〇四年）某天下午，《野風雜誌》創辦人師範先生，很意外地帶著一位看起來精神矍鑠的長輩造訪秀威公司。當他們突然出現在辦公室時，我一時還真有點手足措，當時我正和幾位同仁開會，小小的辦公室擠不下更多的人，開會的同仁們見狀一哄而散。我一得知坐在師範身旁的就是作家潘壘時，當下真

是驚訝到說不出話來，不是矯情，真正是恍然如夢。因為有太多年了，我幾乎再也沒有聽過潘壘的消息；就像已經有太多年了，我幾乎忘掉那一個青春的盛夏！

我們好像連客套的問候都還沒開始，潘壘先生就急著問我是否有可能重新出版他的作品，而且如果能夠的話，他想出版一整套完整的作品全集。我當時才確認，潘壘八〇年代以後再也沒有新作問世。他突然丟出這個難題，我一時竟答不出話來，想到這套作品至少有上百萬字，全部需要重新打字、編校、排版、設計，這無疑將會是一筆龐大的支出，以當時公司草創初期的困窘，我實在沒有太多勇氣敢答應。對於這麼一位曾經在我年輕時十分推崇而著迷的作家，竟是在這樣一個場合下碰面，我實在感到十分難堪。在無力承諾完成託付的當下，我偷偷地瞥他一眼，見他流露出一抹失落的眼神，老實說，我心情非常難過，甚至於有一種羞愧的感覺。這件事、這種遺憾，我很少跟別人說，卻始終一直放在心上，直到去年。

去年，在一次很偶然的機會裏，我得知國家電影資料館即將出版《不枉此生——潘壘回憶錄》（左桂芳編著），秀威公司很榮幸能夠從中協助，在過程中我告訴編輯，希望能夠主動告知潘壘先生，秀威願意替他完成當年未竟的夢想，這次一定會克服困難，不計代價，全力完成《潘壘全集》的重新出版。對我來說，多年的遺憾終能放下，心中真有一股說不出來的喜悅。作為一個曾經熱愛文藝的青年，已屆中年後卻仍有機會為自己敬愛的作家做一些事，這真是一種榮耀，我衷心感謝這樣的機會，這就像是年輕時聽過的優美歌曲，讓它重新有機會在另一個年輕的山谷中幽幽響起，那不正是我們對這個世界的傳承與愛嗎？

最後，我要感謝《潘壘全集》的催生者師範先生，感謝他不斷給予我這後生晚輩的鼓勵與提攜；同時也要感謝《文訊雜誌》社長封德屏女士，感謝她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記憶保存許多珍貴的資料；當然，本全集的執行編輯林泰宏先生，在潘壘生活的安養院裏花了許多時間跟他老人家面對面訪談，多次往返奔波，詳細紀錄

溝通，在此一併致謝。

無擾為靜，單純最美。當繁華落盡，我們要珍惜那個沒有虛華、沒有吹捧，最純粹也最靜美的心靈角落。當潘壘的生命來到一個不再被庸俗干擾的安靜之境，當他的作品只緩緩沉澱在讀者單純閱讀的喜悅中，我想，一個不會被忘記的靈魂，無論他的身分是「作家」，或是「導演」，都將永遠活在人們的心中。

謹以此再次向潘壘先生致敬！

二〇一四年八月一日

目次

總序 無擾為靜，單純最美／宋政坤

3

金色年代

9

後記

255



這是金祖灝金先生舉家由港遷臺的第三天，錢家從一大早就開始忙亂起來；自從錢先生在五年前去世之後，這簡直是罕有的現象。

這五年來，在這棟座落在中山北路三段的假三層花園洋房裏面，幾乎連稍為大一點的聲音都沒有發生過。錢太太摒絕一切應酬，甚至連大門也難得邁出一步。汽車當然賣掉了，但並不是為了錢，而是錢太太怕聽汽車的喇叭聲，它會使她想起錢先生從公司裏回家來的情形。這是她所不能忍受的。她覺得，丈夫的死似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。太突然了，從發病到死亡，祇不過短短的半個月。她後悔在他中風之前沒注意他的體重和飲食。她後悔——總之，她後悔自己以前做的每一件事情。因此，她的悲痛就如同這些記憶一樣永恆。從那一天開始，她便將「半」個心靈貢奉到觀音菩薩的面前；去追悔，去尋求在這現實生活中她再也得不到的慰藉；而將另「半」個心靈，去愛護她那個已經二十二歲的獨子聖謚。

當然，按情理說，丈夫去世了，對於藉以傳宗接代的命根子倍加愛護是必然的事，但，她的愛和關切卻超乎常態：在她的眼中，他——錢聖謚愈來愈小了，小到像距離成年自立還有數不完的日子似的；她把他當作一個走路會跌倒的孩童，她注意他的衣著飲食，探究他的感情，忖測他的思想，幾乎連他的呼吸也得細細的數過。

可是，對於那個剛考進臺灣大學的女兒錢子蓉，她卻完全忽略了。彷彿這個家裏，根本就沒有這個人似的；雖然在這個大院宅裏面，除了下女阿美和一個叫做老袁的廚子之外，再沒有別的人。

現在，錢子蓉將她那輛唸中學時騎到現在的紅色女跑車從車間裏推出來，準備到學校去。錢太太正好在門口和老袁商量備辦的菜式，於是順口叮囑她下午早點回家來幫忙。

「我還能幫些甚麼忙？」錢子蓉無精打采地反問。

「甚麼忙？」錢太太有點生氣地說：「你就不可以陪金伯伯和家碧表姐他們談談啦？」「唔，還有那位姨太太！」女兒冷冷地補充一句。

錢太太正要責備她，她已經跳上腳踏車，使勁的踏走了。錢太太楞了一下，然後打發走廚子，再回到屋裏去。

「說話沒分沒寸的，越來越不像樣了！」她祇是這樣一想，便找到安慰自己的理由。「由她去，反正我和她說不上三句話——女大不中留，一點也不錯！」

這時，她纔看見阿美提著掃帚從樓上下來。

「我不是關照過你，樓上慢一點打掃的嗎？」她向梯口走過去，壓下嗓門呵責。

「大少爺都已經起來了！」

「他這麼早起來幹甚麼？」她問阿美，但對方沒有回答，而她也像是並不打算盤究下去似的，擡頭望望梯口。

阿美翻翻眼睛，走開了。錢太太好一會兒纔回轉身體，她環視著這個光亮潔淨的柚木地板大客廳，纔想起自己正忙著安排今天晚上為金祖灝先生洗塵的宴會。

「阿美！」她叫道。

下女來了，她又一時想不起要吩咐她甚麼，於是擺擺手，煩燥地說：

「你去忙你的吧，想起來了我再叫你——哦，大少爺的早點弄好了，就端來給我。」

阿美走開後，她忽然覺得現在自己對甚麼事情都那麼生疏，少少幾個客人就弄得手忙腳亂；她真不明白以前那些熱鬧的日子自己是怎麼應付過來的。

她忽然感到軟弱而疲乏，便摸著旁邊的沙發坐下來。但，適纔那個思想仍然攪擾著她：她記起當他們從上海到臺灣，剛搬進來時的情形；她還記得傢俱的擺法，後來，這個客廳便充滿了人聲笑語，一次接著一次的飲宴……

牆角的落地琴鐘響了，她醒覺過來。

「哼！」她苦澀地笑了笑，「這還有甚麼好想的！」

她知道自已這些感觸，完全是由金家引起的。

金家和他們錢家，非但字面上有關連，而且還是親戚。在大陸上，兩家共過事業，都發了點財；後來大陸淪陷了，錢先生比較有見地，搬來臺灣。而金祖灝金先生呢，先是留戀不捨，結果幾乎傾家蕩產，後來總算給他設法逃到香港。憑著以前的一些關係，再加上他的頭腦靈活，三幾年功夫，竟然將家業又重新撐起來。

這一點，錢太太對這位金胖子（這是熟朋友們慣常稱呼他的名字）佩服之至。不過，也有一點是使她大為不滿的：那就是金胖子並沒有將元配夫人——錢太太的表姐從內地接出來。這還不說，還在香港討了小的。據那天她在機場見到的，那位金太太的年紀很青，比家碧大不了幾歲，看打扮就知道不怎麼正派。

「倒是家碧這小鬼長大了！」錢太太愉悅地向自己說：「我還記得，她比聖謚小兩歲，比子蓉大兩歲，今年也滿二十啦……」

這就是她這幾天心裏的一點秘密。她覺得，以她的聖謚去配金家的家碧，是最門當戶對不過了。她記得以前他們兩家人時常開他們的玩笑；再說，金家祇有這麼一個女兒，而她的聖謚也是獨子，以兩家的關係和財力，她看不出半點說不攏的理由。而且，這事情如果成功了，那麼自己手頭上的錢，總算找到了穩妥的出路，比放在銀行裏生息好多。對於金胖子的頭腦，她是絕對信任的。

所以那天當她突然收到金祖灝先生要來臺灣謀發展的信之後，便馬上回電表示歡迎。照她的意思，三樓反正空著，金家來臺之後，最好先住在一起，熱點鬧，等到找好屋子再說。那曉得金胖子橫說豎說總是不肯，說是怕打擾了她，一下飛機，便搬到圓山飯店去了。

這一來，更表明了金胖子今天的身價。當然，錢太太也是見過世面的，即使現在丈夫死了，事業完了，但手頭上還有個三幾百萬。她可以說根本無心去巴結金家；她的目的，說穿了，祇是想借這個機會替兒子在社會上安排一個出路而已。

因此，在今晚這個洗塵宴會上，她連一個陪客也不請。她認為這樣談起正事來方便些。而且她也有這份自信，她相信自己能夠打動金胖子，把兩家的實力併起來，好好的幹一下。

阿美端著早餐來了，她照例將托盤遞給錢太太，讓她親自端到樓上兒子的房裏去。

錢太太先檢查了一下托盤裏的早餐，然後接過來，當她正要上樓，忽然想起一件重要的事。

「佛堂裏的香你給我點了沒有？」她緊張地問。

「有點啦！太太叫我就去點了！」

「你一定忘了先洗手？」

「有洗啦！」阿美用一種像是受了委曲的，不純正的國語分辯。

「阿彌陀佛！」錢太太鬆下一口氣，然後返身上樓。

她一邊走，一邊在想：在習慣上，她每天的早課是唸九遍心經，三遍金剛經（這差不多就打發掉一個上午），今天因為忙著請客的事，連香也要下女代點；雖然這也並不是沒有過的事，但心理上總覺得有點大不敬。所以，她幾乎是以一種責備的心情要自己在晚間補唸，同時還要多唸幾遍。

她用身體推開兒子的房門，看見聖謚連衣服都穿著好了。他站在窗前俯望下面的園子，像是在等待些甚麼。

現在，他回轉身，他的母親不解地問：

「怎麼，你這麼早就要出去？」

錢聖謚並沒有回答母親的話。他問：

「小李早上來過沒有？」

錢太太放下托盤，慈愛地笑著回答：

「你的小李那一天能夠不來！」

這是實在話：小李是錢聖謚中學時代的同學，從那個時候開始，就變成了錢聖謚的影子，寸步不離；錢聖謚需要他，比需要自己的母親更甚，因為他有許多令人無法想像的過人之處。小李的身材矮小，距離他夢想的五尺二寸還差一寸，但，這無損於他的尊嚴，「歷史上的英雄人物都是矮小的」。像他稱呼那些身材比較矮小的空軍一樣，他叫自己做「袖珍小生」；他的相貌，使你覺得熟悉，而分不出它那兒美那兒醜。他是樂天的，彷彿一切都為他個人而存在，這點性格，他在錢家表現得淋漓盡緻，比在自己的家中生活得更自然。在學校時，他幫助錢聖謚作弊，做狗頭軍師，出鬼主意；他甚麼都懂，而且甚麼都來，除了不能養孩子之外，這個世